

七說
文章一隅

以主宰謂之帝以賦
 與謂之命以變化
 謂之易以功用謂
 之鬼神以流行謂
 之時○五以字皆兼上句
 理氣而言蓋不易言
 無以見其變化不言時
 先以見其流行且早
 言流行亦易以見物
 之形而西聖與東聖
 意雖簡明而於其天
 者似有不大之故竊
 補云 景德

七說

天說

尾藤孝肇著

天之名大矣所該其廣矣其理謂之太極其氣謂之
 陰陽其主雲謂之帝其流行謂之命其功用謂之鬼
 神析而言之則猶可數也專而名之則天而足也今
 夫指蒼々者謂之天人誰曰不然以然為然者人之
 庸者也指其理謂之天人或不之然以不然為然者
 人之智者也而庸者徒識其蒼々而不知理之即天
 智者乃舍其蒼々而拙指理為天皆非古人言天之
 義也夫天之名大矣所該其廣矣是故不知太極者
 不識天之理也不知陰陽者不識天之氣也不知帝

不知命者不識天之
賦与也不知易者
不識天之變化也
知鬼神者不識天
之功用也不知時者
不識天之流行也
微旨

者不識天之主宰也不知命者不識天之流行也不知鬼
神者不識天之功用也乃並知之而復見其為一然後
仰而觀之依然是蒼天之天也此謂知天然是特舉
其目而言之而已若其取以然則在乎學者自格之矣

又

譬諸人太極其性也帝其心也命其情也陰陽其氣
息也鬼神其魂魄也夫人有性情心氣魂魄乃有耳目
口鼻之用性情心氣魂魄本也耳目口鼻之用末也
若徒循其末而不問其本其謂之有知而可乎故屑
々焉察乎日月星辰之行而不明其理者亦是蚩々
之類身夫日月星辰天之象也耳目口鼻人之形也

有形象斯有取以然之理窮其取以然而格之太極陰陽
鬼神之說可得而聞也性情心氣魂魄之義可得而明
也夫學至于此則天下之理何難曉之有其未能然即
取行雖善猶為不免擿埴索塗夫豈可以自安而止乎

本然說

炎上火之本然火而不炎上必有物壓之也潤下水之
本然水而不潤下必有物壅之也仁義我人之本然人
而不仁義必有物礙之也物也者何氣質也人欲也
氣質如何曰均之火也或熾焉或不焉所以然者其
本有燥有濕也均之水也或冽焉或不焉所以然者
其源有清有污也均之人也或賢焉或不焉所以然

者其稟有純有駁也是故以堯為父而有罵詈之朱以
舜為兄而有兇傲之象父子不能相似兄弟不能相齊
千人千品萬人萬品即巧曆莫能究焉是謂氣質
人欲如何曰視之於色也聽之於聲也寒之於衣也飢
之於食也凡有斯歎者不能無斯欲而各有定分弗可
踰焉若夫不察定分不安義命放其不好僻其取嗜
而流蕩不返者是謂人欲本然之說如何曰其體則仁
義禮智其情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見隨觸
而發如火之始燃如水之始流苟能充養而無害焉則
火之乎滾之乎生乎此達乎彼誰得而禦之然則本然
之於氣質如冰炭之不相容乎曰本然猶之本體自然
言循性之自然耳非氣質外別有一性也今人值其可
喜而喜值其可怒而怒夫喜者怒者是氣也而亦莫非
本然矣若怒其可喜喜其可怒或可大喜而小喜或可小
怒而大怒諸失其取當然乃謂之氣質專用事然則即凡
天下之人亦可見其皆具斯性乎曰本体之發見非待覺
者而後然也象之暴至于欲殺其兄者也而入宮乃有怙
怙之色彼豈有取畏難云乎亦所謂中心達於面目者自
然不能已夫象怙然况其未至於斯者乎今夫惡驪姬
胡亥而哀申生扶蘇者天下之至情也一旦欲是驪姬胡亥
而快申生扶蘇則舉天下未有能應焉者由是觀之
可以見人皆具斯性也然則人性之取以然者何也曰一

陰陽往來不已，網緼交錯，以化生万物。其氣之可睹者，春夏
秋冬，其理之可言者，元亨利貞。人得斯氣，以為形，得斯
理，以為性。是以其為形也，四體端百骸整，非若物之孳々、憧々也。
故能出乎万物而為之靈。是則人性之取以然者云尔。
雖然，學者其切求諸近，勿汎求諸遠。孟子曰：知其性，
則知天矣。夫既知性，則天豈外是乎哉。

性情說

天下講學者，豈尠哉！何為性情之說，紛紛至今，莫之能一哉。
異說之後，姑舍之。号称正學者，抗且以氣為理，以知覺為
性。終身博學而迷而不返，吁！是豈獨上國華之罪哉。道在途
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盖俗儒之見自古而尔也。夫
性者，天之所命，而人物所共受之理。其目有四焉：曰仁、義、禮、
智。何謂仁？人莫不有慈愛惻怛之心。夫慈愛惻怛情也，
所以慈愛惻怛之理是性也。所謂仁者，目是理之耳。何
謂義？人莫不有斷制裁決之心。夫斷制裁決情也，所
以斷制裁決之理是性也。取謂義者，目是理之耳。何謂
禮？人莫不有恭敬辭遜之心。夫恭敬辭遜情也，所以恭
敬辭遜之理是性也。取謂禮者，目是理之耳。何謂智？人
莫不有分辨是非之心。夫分辨是非情也，取以分辨是
非之理是性也。所謂智者，目是理之耳。夫此四者，万理
之綱，百行之源。天下之善莫不由此而出焉。程子乃一言

括之曰性即理其不亦明且尽乎哉故慈愛惻怛仁之情也斷制裁決義之情也恭敬辭遜禮之情也分辯是非智之情也情枕絲之端緒性之感物而發見于外者也夫有明斯照有根斯生也天下之物莫不皆然程子乃一言括之曰情者性之動其不亦明且尽乎哉苟能玩味斯二句以有得焉則性情之義奚翅指掌哉雖然學貴體諸已設本體諸已徒喋々騰之口說而已幾何其不為異說之取欺也天下講學者固多矣必有知而体之者矣吾願与其人商之

博文約禮說

博文者何致其知也曷為致其知致知而後道可得而明

也曷為欲明焉余人之所以為人者有斯道也人而無道与禽獸奚擇約禮者何力其行也曷為力其行力行而後德可得而成也曷為欲成焉余人之所以為人者有斯德也人而無德与禽獸奚擇博文之方奈何詩書雖缺聖謨犹可考焉今之為學其舍此而何以哉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博文其務諸此也約禮之方奈何可考之謂文可履之謂禮既考矣乃擇其可履而教履之也已故中庸唯曰篤行之而不復煩言然務博者將以約諸我也不約諸哉則博亦何益是故博而能約之無汎濫之毀約而愈博之無齷保之患是謂聖門之學之法之法也非昉乎吾

夫子虞廷精一之訓斯其所以原也乎學者胡不率而由之

為學說示入門之士

君子之為學也欲以明人之義也何謂人之義父子有親也君臣有義也夫婦有別也長幼有序也朋友有信也此謂天下之大經人之所以為義者是已苟欲明之乎不可弗求諸聖賢之訓聖賢之訓布在方策凶論四子六經即漢唐諸詁之為詁洛閩諸說之為說旁逮馬班諸史荀楊諸家森然備焉巋然存焉尔皆可以讀而求之也讀之方宜奈何朱子曰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蓋不循序而致精則所涉雖廣所歷雖博亦汙漫而已矣紛緒而已矣何所得而明之哉夫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戴記以譏其無得也故君子之為學也自早而高自迤而遠盈乎此而進乎彼優而游之涵而泳之怡然有以自適焉而後為愉快然徒欲其致精而不知居敬而持志則所謂釋卷而茫然者又何所得而明之哉夫子曰操則存舍則已出入無時莫知其脚惟心之謂與大學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故操而存之使心常在焉然後乃始可以致夫精也學者誠能從事於斯則人之義者其亦庶乎有以明之矣

理氣說示門生

寒暑風雨氣也所以寒暑風雨理也而其得時者乃理之自然也喜怒哀惡氣也所以喜怒哀惡理也而其中節者乃理之自然也理即太極在人為天命之性理之自然即命在人為率性之道古昔聖人因而修之以為教敷之天下故自五禮六樂以至一揖讓一舞蹈之微無適而非理之取寓也是以洛岡之學貴于窮理而窮理之要在於辨理與氣之分此之弗明則所見之然而所趨戾矣於是或直以寒暑風雨為即理之自然而不同其得時與否或直以喜怒哀惡為即理之自然而不同其中節與否其究怪于視聽詩氣一切動作皆

景德曰戾
作皆似穩
當

以為全体妙用一隨其心所發而肆然不顧悍然自信侮慢聖言蔑視聖人乃曰已独有造是所謂差以毫釐謬以千里者乃不審諸始之罪也豈可不速辨之哉余故曰窮理之要在辨理氣之分然理氣之分亦不易知觀諸天地觀諸陰陽就事分之即物析之必見此理之在於形氣而不雜乎形氣在於事物而不雜乎事物粲乎如城邑之有街衢然後可得焉耳朱子於論語用卷第一章注示學者曰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夫學之不正取習取說皆非道皆非何德之能成故為學之道不可不正其始欲正其始不可不辨理氣邪徑之惑寔由此之弗明志

斯學者其必先之

文章一隅

魚我所欲也章

孟子

第一節以譬喻起是答

第二節是正意

第三節推明上節之由

第四節承上節而又言非必說凡情

第五節應第三節

第六節是故二字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三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四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五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六是故